



## 记忆中的老螺蛳湾

□ 顾军

提起螺蛳湾,我便会产生许多怀旧的情感。20世纪80年代,我在螺蛳湾旁的一家工厂工作,目睹了螺蛳湾的发展。

螺蛳湾源于古滇池,因滇池水位下降后地下螺蛳壳堆积而得名。螺蛳湾村早些年以种植稻谷、蔬菜为主。随着时代变迁,它的周边建起了许多工厂和家属院。从昆湖针织总厂家属院走出来,就能看到另一家工厂的家属院。再往前走十几米,就可进入螺蛳湾村中。我的一些工友就是螺蛳湾村的人,村子侧面的农田边,有一条小道,是附近村民下地干活的必经之路。大片农田里种植着各种蔬菜瓜果,是村民们的收入来源。道路右边的围墙里,是云南纺织厂的生产区。夏日的黄昏,工作了一天的我,总喜欢漫步在田间小道上,去感受村民们浇地、翻田的辛苦,去欣赏晚霞浸润果蔬的美景。熟识的村民会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有的还会把刚采摘的蔬菜递一点给我,让我拿回家去尝尝鲜。在村里的道路边,每天上班和下班时分,村民们都会将自家种的蔬菜瓜果拿出来卖,这也是村子里最热闹的时段。穿过螺蛳湾村便是环城南路,可以到书林街、双龙桥附近。

螺蛳湾出名的时间,应该追溯到青年路商业街迁移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青年路的个体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城市建设与发展,市政府决定将青年路的商户搬迁到那时还算城市边缘的螺蛳湾去经营。螺蛳湾村将村民用来开会、办酒席的公房改造成了商场,用以安置青年路过来的商户。许多村民也趁此机会,将自家临街的房屋改成了铺面,出租给需要的商户。随着螺蛳湾经营规模的扩张,商场对面的云南送变电安装公司,也将办公用房和用地改建成了商场用于出租。从此,螺蛳湾渐渐有了一些名气,开始兴隆起来。20世纪90年代,螺蛳湾又经过几次大的改造,云南纺织厂也因势利导,将靠近螺蛳湾的部分闲置车间、地块拿出来改造成了商场,这样就形成了当时以螺蛳湾为中心,辐射全省的商品集散地,螺蛳湾也因此而火了起来。

我的一个朋友从青年路迁到螺蛳湾后,从做服装批发零售起步,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又转战珠宝玉石行业,再后来又做起了黄金饰品,成了一名成功人士。可以说,螺蛳湾的兴盛和发展,承载了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是老昆明难以忘怀的历史,它见证的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如今的螺蛳湾,商业业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作为我们这个城市改革开放的先导者,一个时代标志性的地方,老螺蛳湾的成功、辉煌,以及它经历的风雨岁月,一定都是许多人无法忘却的乡愁。

(作者原工作单位:五华区外经委,62岁)

昆滇往事

人生絮语

“南阳诸葛亮,稳坐中军帐,摆起八卦阵,单捉飞来将。”这是个动物谜语,谜底为蜘蛛。这是一种八只脚的节肢动物,擅长结网捕食昆虫。

我家屋檐下就有一张蜘蛛网。

这张网有脸盆大,网上有一个拇指大的黑蜘蛛。它是织网高手,能因地制宜利用外物。网上的几个端点,有的粘连在檐口的木板上,有的粘连在檐口左一米远的电话线上,有的粘连在檐口右一米远的三叶梅上。整个蛛网布局合理,结实牢靠,面向阳光。一旦昆虫撞在网上,蜘蛛就会迅速冲过去,用蛛丝将猎物紧紧缠住,然后慢慢享受美食。正是靠着这张网,蜘蛛隔三差五就能大快朵颐,活得很滋润。

由此我想到人生,想到老人如何安度晚年。

我觉得,要想晚年活得滋润、充实、有意义,得像蜘蛛一样,给自己织一张网。当然不是能到处捞好处的关系网,而是兴趣网,即培养兴趣,养成多种爱好,老有所为。

## 屋檐下的蜘蛛

退休后,老年朋友有大把的时间,可做的事有很多。

可写书、出书。老年人风风雨雨几十年,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成敗得失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将这些事演绎成文,或诗歌,或小说,或散文,或杂文,然后积少成多,汇集成书。纵然成不了畅销书,但也是人生的总结,精神的寄托,更是留给儿孙的精神财富。

可做摄影师。游山玩水看天下时,提着相机,随走随拍,将秀山丽水、深涧峡谷、奇峰异岭、江河湖海、飞禽走兽、美食美味等尽收镜头。说不定其中有几张就是经典照片,能给你喜悦。

可练习琴棋书画。这是古代文人修身养性的四门艺术,要掌握它不仅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持之以恒的精神,还需要一颗淡泊宁静的心。只有静下心来,摒除杂念,反复揣摩体会,反复练习,才能叩开艺术之门。

可种花养花。这是一件悦人悦己的赏

心乐事,不仅能美化环境,美化心情,还能增长知识,学到一技之长。说不定你就成了小区的园艺师、“养花大王”。

可唱歌、跳舞。唱歌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增加组织细胞含氧量,使人精神焕发。跳舞能锻炼腰力、腿力,舒筋活血,从而增加身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使人心情舒畅,提升幸福指数。

可做志愿者。无论是打扫卫生、指挥交通,还是植树造林,都是奉献社会,发挥余热。

诚然,要养成广泛的兴趣是困难的,毕竟人的时间、精力有限。那么,一生只做一件事也未尝不可。列文虎克是荷兰一个小镇的门卫,闲暇时便以磨镜片为爱好。虽然这项工作耗时费力,可他却乐此不疲,一干就是60年。他磨出的复合镜片的放大倍数比专业技师还高,由此他发明了显微镜,揭开了当时科学界尚未知晓的微生物世界的神秘面纱,被授予巴黎科学院院士称号。专心致志,一生只做一件事,同样能为人生加分。

(作者原工作单位:永平县职业中学,69岁)

琴瑟和鸣

一九八六年五月,我和妻子旅行结婚,来到北京。在北京工作的大哥陪着我俩游览,用花了一百多块钱新买的相机为我们拍照。我们每天一大早出门,晚上回来,就这样,在北京玩了一个星期。

(作者原工作单位:陕西省纺织品公司,60岁)

## 旅行结婚到北京

□ 许双福



峥嵘岁月

这天,我在书房整理旧物,在书柜最下层的抽屉里翻出一个纸袋。打开,是一扎书信,保存完好,就是信封有些褪色。我放下了手中的活,席地而坐,准备打开信中的回忆。一封封来自不同地方的信,带我回到过去的纸质时代。

我第一次提笔写信是在小学四年级。那年,父亲因工作变动去了农村,母亲随剧团去上海拍电影,家里只有奶奶和我们兄妹三个。父亲每两个星期给我们寄一封信,每次读信、回信都由我来完成。回信时,由奶奶说,我写,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替代,弟弟和妹妹趴在一侧看。写到最后,我会写上类似于“奶奶身体很好,我和弟弟妹妹都很听奶奶的话,认真学习,请爸爸放心”这样的话。但每次父亲的来信都会要求我多写家里的情况,特别是我们兄妹三个的学习情况。每次读到这里,奶奶就会笑着说,你们那个爸爸呀,就是个操心的命,过日子哪有那么多东西写啊。大半年之后,父亲回来了,我的写信任务到此结束。

写信最多的时候是下乡插队那八年时光。在通信极不发达的年代,书信成了联系远方亲人的载体。那时,基本上每半个月就能收到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一家大学宣传部工作,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每次来信,父亲都会向我推荐一本名著,把书中的

## 纸质时代的书信

□ 王唯唯

主要内容做个大概的介绍。印象最深的就是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父亲结合书中的内容,把我在乡下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经受的各种考验,进行细致的分析,就像大旱时逢雨露、荒漠里遇甘泉,点点滴滴,润泽着我年轻、感伤而焦虑的心,让我受益匪浅。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掀起了一场中国自有新诗以来最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那时,我不仅迷上了诗歌写作,还创办了所居小城的第一份民间诗报《青铜诗报》。创办两年,我收到近百封来信,自然也写了近百封回信。闲暇时,我会一个人坐在书房里读信,纸短情长,意在言外,让我想起旧时书信里的常用语“见字如晤”。写信是一种情怀,读信是一种享受,这便是见字如晤的真实情韵。我至今还保留着70多封文学杂志社编辑老师和诗友们的来信,每次拉开抽屉,满是“风雨故人来”的气息。

儿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了大连,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送他去报到。临别,我再三嘱咐他一定要给家里写信。然而,我回到家一个多月了,他还是没有写信来。我只好写信给他询问情况并质问他为什么不写信,可是远方的儿子还是没有回复我的信,我由怒而生怨,又释然,终于明白了他们这

代人已经习惯了一种没有家书的生活,一种从来不让时间慢下来的生活,家书对他们来说,属于遥远的古代了,我忽然变成了孤独的人。而儿子从微信上传来的信息,就像太空中很微弱的信号,一闪一闪、若有若无地浮动在茫茫的夜空中。

微信让书信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数百年间,“见字如晤”所唤起的中国人对笔墨信札的文化记忆,失落于忘川之中。什么“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什么“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什么“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什么“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什么“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什么“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什么“红笺向壁字模糊,忆共灯前呵手为伊书”,什么“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一切,随着时间渐渐地消失殆尽,写信、等信、回信,恍如隔世。

纸笺会泛黄,但文字不会变老。我很怀念那些写信、读信的日子。笔墨传情,每一笔里都饱含着思虑的凝结,即使涂改也是用心的体现。下笔成文,耗时劳心的书写呈现的是书写者的情感,即使文字平淡如水却也深意绵绵,这便是见字如晤的真实情韵。

我怀念灯下写信的日子,怀念读信的幸福时光。

(作者原工作单位:安徽省文化馆,67岁)